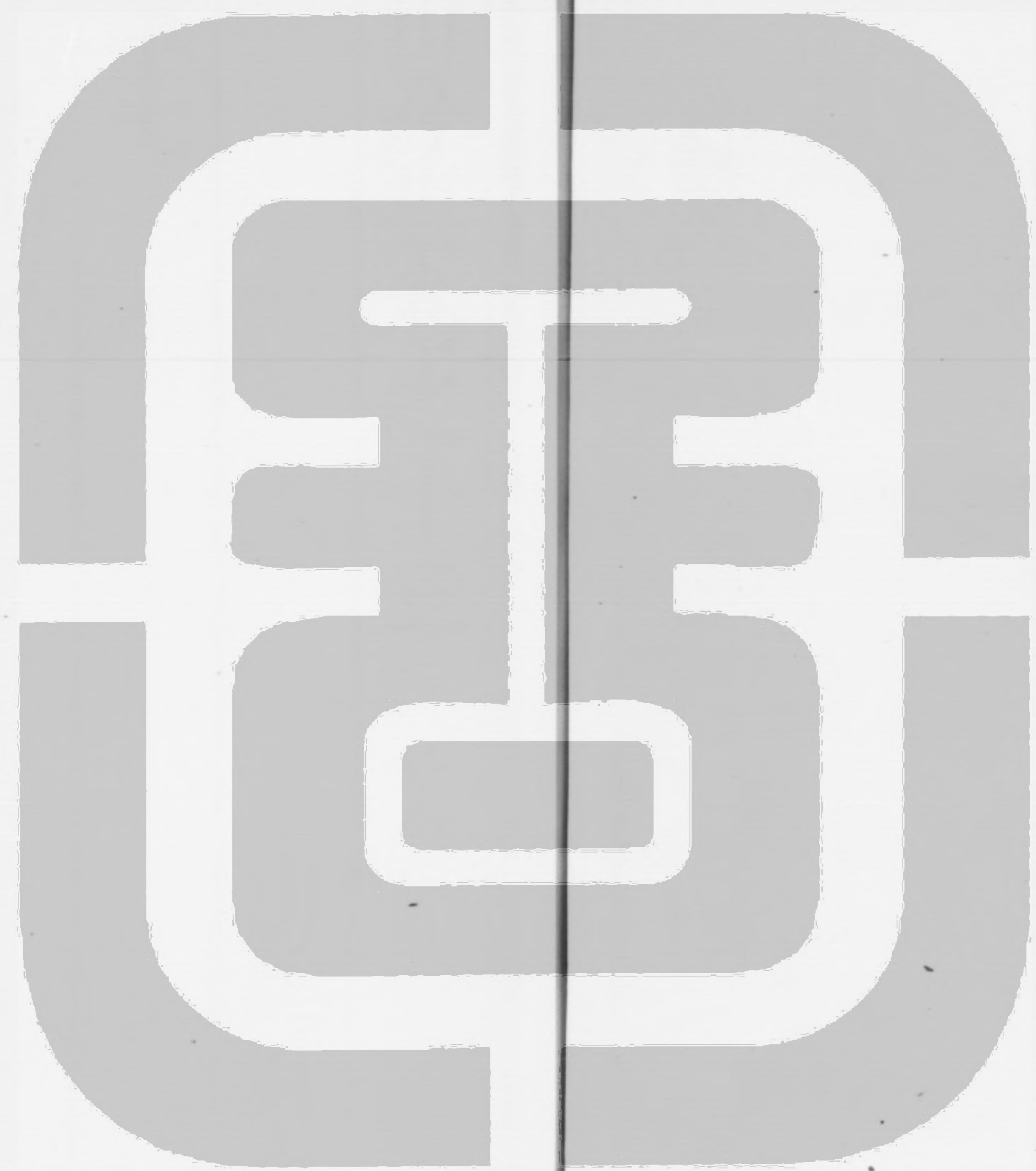


復宿山房集

講 卷十三之十四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三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講章七

通鑑節要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司門令史執掌門籍之官民部尚書卽今戶部尚書此時天下初定法令疎簡官吏多有貪贓壞法者太宗深以爲患設法禁止乃暗地令左右人假託事故將錢帛餽送各官吏以試驗之有司門令史官受絹一匹太宗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吏貪贓壞法加以死刑誠當其罪但置人於法必須自作自犯乃服其心今陛下使人將錢送之貪圖接受是賺哄人入法網之中而故陷於死地也恐非聖人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蓋王者禁人爲非必先正身脩德引導之於前導之而不

從又有紀綱法度整齊之於後豈有設計用術誘人犯法而加之罪者乎太宗嘉納其言乃宣召文武五品已上大臣告之人臣於君上之過力爭者少而從者多裴矩因朕欲殺受絹令史當朝堂之上能持正據法盡力諫諍不肯唯唯諾諾務爲面從儻朕每事所行得人匡正如此則舉措必然合宜人心必然悅服何憂天下不太平乎按隋文帝患令史贓汙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於時讒構橫生枉濫殊甚太宗親承其弊而不能變又從而效之豈不誤哉然隋文帝不用馮基之言

太宗能聽裴矩之諫而興亡頓殊如此論治者宜於此究心焉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旣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大理少卿是掌法之官太宗以刑獄至重掌法貴於得人乃選擇羣臣之中見兵部郎中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堪爲法司遂擢用爲大理寺少卿此時士人選官者多詐冒恩蔭濫授爵級太宗深惡其弊乃降勅禁革凡官員詐冒者准令自首免罪不首者論死未及幾時遂有犯詐冒事覺者太宗欲殺之戴胄奏言詐冒官爵者據法當流徒遠方罪不當死太宗怒卿所言者雖是法但朕已有勅旨信不可失今卿要守法豈可使朕失信乎戴胄荅言勅書失信是小事法令失信是大事蓋勅書之

頒出於一時之喜怒喜則從輕怒則從重不可爲常至於法令一定喜不可得而減怒不可得而加乃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確乎其不可移者也陛下惡選官詐冒者多激於一時之怒故欲殺之旣而知非正法復斷之以本等罪名此乃忍一時之小忿而存國家之大信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豈可任情而廢法乃爲不信乎太宗感悟因褒美之朕所憂者常恐行法不當人心不服卿能執法如此則輕重不得那移小民知所遵守朕復何憂戴胄自爲大理凡太宗用刑有不當前後犯顏諫

爭言如涌泉一無所隱太宗鑒其忠直所言都允從之自是法令畫一天下刑獄悉歸平允無有冤枉之民焉於此可見戴胄能持正守法而不撓於人主之威太宗能虛已受言而不泥於已成之說君明臣直兩得之矣但國法固所當重而王言亦不可輕惟詳審於制法之初使法立而可守慎重於申命之日使令出而惟行則有法以爲整齊之具有勅以寓鼓舞之權交相爲用而不相悖何至偏廢之患哉此議法者所當知也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

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曩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太宗因評論弓矢而有感於治道對太子少師蕭瑀言朕自少喜好弓矢嘗挑選好弓十數收藏愛惜自謂材幹堅勁造作精工無以復加近日取出以示弓匠弓匠言都不是美材朕問其故弓匠對弓之好惡全以木心爲主木心正直則脉理皆直

而發箭亦直若木心不直則根本之地先已不正脉絡紋理都一順偏邪縱然筋膠纏束極其堅勁終是發箭歪邪難以中的朕聞其言方纔覺悟嚮者辨認弓矢徒識其粗未識其精也夫朕以弓矢平定天下弓乃手中常用之物於其邪正好惡辨識猶未能盡况於天下廣闊民情世務繁冗以朕一人之身耳豈能盡聞目豈能盡見乎乃命京朝五品以上官員分爲班次在於中書內省輪日直宿時常引至御前問以治道凡閭閻小民或衣食不足或賦役不均一一問其疾苦朝廷政事某所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五
行者是某所行者非一一問其得失蓋惟恐幽隱
細微識見不到易致過差故虛心博訪如此夫工
人所論者弓矢而太宗遂有悟於治道於此見至
理可觸類而旁通人君當隨事以致察故周武王
因刀劍而作省躬之銘齊桓公因斲輪而得讀書
之喻皆善觀物理者也然以太宗之明敏能因識
弓未盡悟義理之無窮而不能因木心不直之言
悟諷諫之有在則信乎聽言察理之難矣

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
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
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
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脩字解作長字太宗嘗與侍臣評論前代興亡之
由道周家享國八百餘年秦傳至二世而亡運祚
長短何不同如此太子少師蕭瑀荅國運脩短繫
人心之得失周之時商紂無道毒痛四海武王吊
民伐罪爲天下除害故人心歸之秦時周命未改
六國相安本無可滅之罪始皇恃其強暴因而殄
滅宗周吞併六國大失人心其得天下雖同失人

心則異所以周享國之長而秦享國之短也太宗
言公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周與秦雖同以征伐
得天下然周得天下之後能增脩仁義而德澤有
加秦得天下之後乃益崇尚詐力而殘刻愈甚是
其得天下雖同其守天下則異國運脩短不同寔
由於此蓋守天下與取天下不同取天下者時當
戡定禍亂容可兼用智力稍違事理及得天下而
守之時當整飭太平則宜純用仁義於道理不可
不順周逆取而順守之故其享國也長秦旣以逆
取之又以逆守之欲享國之長豈可得乎蕭瑀聞

言大服頓首稱謝自謂識見不能到也按周秦脩
短之論蕭瑀固爲失之太宗亦未爲得也蓋湯武
順天應人固不可謂之逆取而始皇以不道取天
下亦豈能以順守之二說胥失之矣竊謂周之立
國謨烈之貽所以佑啓者遠世德之求所以繼述
者善四友十亂之臣所以輔佐者良是以祖孫一
德臣主一心享國久長有由然也秦尚法律而棄
詩書疎扶蘇而寵胡亥逐拂士而任斯高父子君
臣同惡相濟如此豈能久乎論周秦者於此合而
觀之始得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太宗爲人神采英毅可畏羣臣有事入奏望見顏色都恐怖倉皇舉止失措太宗知之後來見人奏事必霽威嚴降辭色屈意假借以開導引誘求聞規諫之言其務盡下情如此嘗與公卿大臣道人

之面貌不能自見必資明鏡乃見其形君之過失不能自知必待忠臣乃知其過設使爲君者自矜才智不納忠言爲臣者阿意逢迎惟知順旨將見主驕國亂爲君者必不能保其社稷君既失國爲臣者豈能獨保其身家就以隋家觀之如內史侍郎虞世基等因煬帝惡聞直言曲意奉承極其卑諂諛悅取容保全富貴及宇文化及作亂煬帝被弒世基等一併就誅此時身且不保富貴安在公等在今日莫以朝廷清明可相安無事宜以隋之君臣爲鑒凡朕所行政事某當某錯務一一盡言

無所吝惜庶乎在朕得知其過在公等得盡其忠君臣始終相保豈不美哉夫人臣莫不願忠而言每難於自盡唯恐犯顏色觸忌諱而已今既假之以辭色而導之使諫又申之以鑒戒而勸之使忠則小臣不萌畏罪之心而大臣不懷持祿之念國家之福莫大於此若太宗者真可爲萬世人君之法矣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

西域卽今西番受賕是貪贓官吏太宗問侍臣聞西域國中有販寶胡人得寶珠恐收藏不密乃剖已身將珠藏在裏有此事乎侍臣荅誠有此傳聞之言太宗言今聞此事無不笑其愚者止知愛珠而不知愛惜性命也世之爲官吏者因接受贓私而觸犯刑法爲帝王者因縱恣奢欲而喪亡國家

其見小利而不顧大害比之賈胡剖身藏珠豈不
同一可笑乎諫議大夫魏徵答陛下此言比方最
爲切當臣聞昔者魯哀公曾與孔子道人有性好
遺忘者搬家將妻撤下不記得其好忘一至於此
孔子言更有甚於此者如桀紂之荒淫暴虐至於
喪身而不悟是將自身忘記則徙宅忘妻者又何
足恠乎忘身甚於忘妻正如陛下所言狗奢欲而
忘國無異於剖身藏珠者也太宗嘉納其言公所
言良是朕與公等同有國家之責當時常照管此
身盡心竭力交相輔導務期保身保國庶免爲後
人所譏笑夫人雖至愚未有不愛其身者雖至狂
惑未有忘其身者惟此心一爲奢欲所誘使人貪
冒而無忌流蕩而失歸故剖身不足以喻其愚亡
妻不足以比其惑也惟夫明主研幾於未動窒慾
於未萌遠伐性之斧斤防迷心之鴆毒是以常敬
畏則常保愛常警惕則常不忘身享尊榮之休國
被太平之福也君天下者尚其念之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
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
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

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太宗問魏徵自古帝王有明哲者有昏闇者何爲而明何爲而闇魏徵荅君德昏明繫於下情通塞明君公耳目於天下而兼聽衆人之言聞見廣博而日進於聰明昏君寄耳目於嬖幸而偏信一人之言聰明壅蔽而遂流於昏闇昔堯帝虛懷訪治下問小民故當時恃險不服如有苗叛國隨卽上

聞而不能逃征討之師帝舜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故當時蠹國害民如共工鯀驩兜凶人隨卽敗露而不能免放殛之罪是兼聽則明之証也秦二世偏信趙高羣臣莫敢言事遂成望夷宮弑逆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納東魏叛臣侯景自取臺城餓死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爲盜賊不足憂後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尚自不知卒死於彭城西閣之下是偏信則闇之証也以此觀之人君之患全在偏聽若能兼聽羣言廣納衆善則耳目衆多嬖幸之臣不得專權擅寵以壅蔽人主之聰明

而凡民情休戚國事安危一一得以上聞矣太宗以其所言深切治體遂稱美而嘉納之大抵君德固以兼聽爲明而兼聽尤以虛心爲本所謂虛者高明廣大無一物以遮隔之如太虛然間之以嗜慾則非虛參之以意見則非虛人君平日必須講學窮理誠意正心預養其靜虛之體然後本源澄澈而視聽不濇不然中無受善之地而外飭兼聽之名雖發言盈庭何益於治此明主所當留意也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

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突厥頡利可汗以部落多叛欲內附中國乃上表求請入朝太宗與侍臣道向日突厥疆盛部下挽弓騎射之卒約有一百萬人憑恃其衆欺陵我中國意得志滿因此驕縱殘害十五部落大失衆心今自求歸附非其衆叛親離力困勢窮安肯降順如此朕聞此事且喜且懼邊境不安全是北虜爲害今突厥衰弱不來侵犯則邊境小民得以安寧

矣豈不可喜蓋突厥失民由於驕恣無道所致朕
或行政失道他日民心背叛國勢衰微也將與突
厥今日同豈不可懼乎卿等宜體朕此意凡朕有
識見不周舉動不當須苦言極諫以助朕之不及
不可緘默自全陷朕於失道之地也大抵人主撫
有天下莫不喜盛強而懼衰弱然衰弱之形每伏
於盛強之日故衆人能懼禍於已然而不能懼禍
於未然唯聖王憂深而慮遠早見而豫圖當盛卽
憂其衰處強卽慮其弱是以兢業常存而盛強可
常保也易云危者保其安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
太宗因突厥入朝而懼其意實本諸此

上謂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
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
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喑啞是忿氣不得伸稂莠是害苗草太宗與侍臣
道赦宥罪過固朝廷曠蕩之恩但刑法之設本爲
禁治小人保安君子若頒放詔赦則爲惡者得以
脫網良善者不免受害此乃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也縱有時而赦偶一行之設使一年之間兩次
放赦則小人得志橫行而良善之人吞聲忍氣如

暗啞有屈而不得伸矣豈非君子之大不幸乎蓋君子之有小人如嘉穀之有稂莠治田者必鋤去稂莠而田苗始得茂盛若留稂莠則草盛苗荒反爲嘉穀之害矣治百姓者必除去姦惡而良民始得安生若釋放有罪則強欺弱衆暴寡反爲良民之賊矣所以朕自卽位初年大赦之後至今以來不欲頻赦正恐小人恃此恩典爲脫罪之地遂恣行暴橫輕犯刑章則赦宥愈頻犯法愈衆不但君子以爲不幸爲惡無所懲創改悔亦非小人之福也朕所以不欲數赦者爲此按舜典有云青災肆赦蓋言人有過誤不幸而犯罪者則放赦之其餘不槩赦也後世大赦之令不問罪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赦除甚至著以爲令國有大慶則赦行大禮則赦失議赦之本意矣殊不知恩可以矜愚民不可以惠姦宄令可以權一時不可以爲常制執此以議赦則法旣不弛恩又不濫自然刑清而民服矣何至以赦爲禁哉

突厥寇邊朝臣或請脩長城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邊塞乎

太宗時突厥頡利擁兵犯邊朝中羣臣或請脩葺古時所築長城發民丁乘守沿邊屯堡亭障以備虜寇太宗言今突厥國中盛夏降霜六畜多死災異相因其酋頡利不務恐懼脩省以德禳災乃更爲暴虐日甚一日又與其親族突利可汗內相攻伐此其滅亡近在朝夕豈能久存朕方選將厲兵乘此天亡之時滅此殘虜掃清沙漠之地使華夷一家永無邊患又何用重勞民力遠脩邊塞乎是太宗審時度勢自信其兵力足以制之故其言如此若論守國禦夷之道則脩城垣乘障塞乃其先務故周平穢狝城彼朔方詩人美之秦築長城雖毒民于一時而匈奴不敢南向萬世得因以爲利此乃中國之備不因夷狄之盛衰爲興廢者也籌邊者宜留意焉

上曰爲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都督是唐時各路總管官名如今之巡撫都御史刺史是唐時各州太守官名如今之知府太宗言

國以民爲本爲朕惠養斯民使之得以安生樂業者唯在各路都督與各州刺史兩官職在宣布朝廷恩德督察守宰最爲緊要故朕嘗記錄其姓名於便殿屏風上坐臥觀覽時加察訪得其在官所行事跡或善或惡各填注於本官名下以備將來惡者罷黜之善者陞用之使有所勸戒至於縣令之職於百姓尤爲親近得其人則一縣百姓受其福不得其人則一縣百姓受其害尤不可不慎加簡擇於是命內外五品以上官各將平日所知其才力操守堪爲縣令者俱列其名奏聞朝廷以備選授此是記太宗慎重民牧之意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天子端居九重之中愛民雖切其勢不能獨治須方面守令之官宣德布化然後治功可成太宗深察治本用心於選賢養民如此又定爲制凡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授受命之日對便殿賜衣物所以寵任責成者可謂至矣貞觀之治豈偶致哉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

乃關僕射

僕射官名初唐置尚書省有尚書令總理六尚書之事有左右僕射爲之佐又有左右丞分理其事其後以太宗曾爲尚書令遂不設此官但以僕射爲省長卽宰相之職也太宗與房玄齡杜如晦道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卿等爲僕射事當急其大者必廣詢博訪求得真賢隨其才能授以職任乃爲稱職近聞卿等身親細務聽受辭訟至於每日勤勞應給不暇安能從容恣訪助朕求賢乎於是勅令六部尚書凡一應瑣細事務俱屬左右丞分

理惟軍國大事應當奏聞者乃關白僕射聽其處分太宗之意蓋欲使房杜二人事簡而心專庶能求賢以圖治也蓋百官之職在於任事宰相之職在於任人故人君擇一宰相相擇庶官而後天下之事可不勞而舉不然一人之才力有限天下之事務無窮雖日勞心焦思身親辭訟而遍聽之何益於治哉太宗可謂知治體矣

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

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
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
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時稱賢相推房杜焉
房玄齡之爲人才學兼備旣明達百官庶吏之事
又能以文學濟之早夜孜孜盡心爲國惟恐天下
或有一物不得其所故用法寬厚而和平待人虛
心而能恕聞人有善便如已有不以求備之心取
人而苛責其所不能不以一己之長拒人而沮絕
其所可用每與杜如晦引拔士類使之同升其心
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至於臺閣中政事規模亦

皆二人相與裁定以爲一代之章程焉是時太宗
每與玄齡謀議政事所謀雖善然非如晦不能斷
決及如晦來相與裁議又竟用玄齡所謀之策蓋
玄齡性資明敏善於圖謀如晦性資剛果善於斷
決故也二人謀斷彼此相資契合無間同心協力
以徇國家故能舉賢任能弼成貞觀之治唐時稱
賢相者必推重房杜焉古語言中臣以身事君上
臣以人事君蓋以身事君所及有限以人事君所
及無窮今觀房杜之所爲庶幾乎休休之臣足以
保我子孫黎民者矣然非太宗親信之篤委任之

專何以得行其志哉故太宗任相不以躬親細務
爲能而惟以求賢爲先房杜爲相不以同心徇國
爲足而尤以進賢爲務此萬世爲君爲相者所當
法也

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
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
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
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
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
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中書省門下省是唐時宰相衙門舍人是中書省
屬官侍郎是中書省佐貳官令是中書省長官給
事中是門下省屬官黃門侍郎是門下省佐貳官
太宗論侍臣國家建立宰相設中書省掌佐天子
執大政凡制冊詔勅皆屬其宜署申覆設門下省
掌出納帝命凡國家之務皆與中書參總此兩省
乃機務緊要之司詔勅如有不穩便當辯論執奏
方爲稱職近來兩省官惟阿旨順從不聞一言違
異夫宰相若但奉行詔勅文書而已則凡人誰不
能作何必選擇賢才而任之乎於是中書令房玄

行年... 卷之十三
九
齡等皆頓首謝罪兩省相傳故事凡遇軍國大事
有關係難裁決者則中書省先令舍人各執所見
以判斷之因各簽署其名於所斷之後謂之五花
判事蓋以其言之者非一人參錯而不齊也衆舍
人判訖中書侍郎至中書令省覽審察一過酌其
是非以爲取舍猶恐差失仍行於門下省令給事
中至黃門侍郎次第參詳駁正然後施行此規矩
已久廢太宗始申明之使一一似舊由是事少有
差謬者蓋天下之事非一人智力所能周故天子
委之宰相宰相參之寮屬不以徃復爲煩不以異

同爲病然後衆思畢集而庶政惟和後世庸暗之
主令惟主於必行柔佞之臣心惟在於保位是以
有從順而無匡弼諱過失而憚改更幾何而不敗
天下之事哉太宗此舉可謂深識治體矣

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
昔人謂禦戎無二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
非上策乎

靺鞨是北狄一種其地與突厥相鄰至是遣人入
朝貢獻方物太宗與羣臣道靺鞨地方隔遠不通
中國今乃遠來朝貢蓋突厥在四夷中最爲強盛

今已臣服故韎韠亦知朝廷威德從而順化也昔
人嚴尤曾言禦戎無上策蓋以夷狄非我族類叛
服不常攻之則勞費無已置之則時來侵犯自周
秦漢以來未有得上策者若我今日未嘗勞民傷
財勤兵于遠惟務脩政立事治安中國而四夷聞
風慕義自然相繼來庭然則專脩內治豈非禦戎
之上策乎大抵制服夷狄之道惟在先安中國譬
如人之一身元氣充實則四肢之病自不能入也
若乃窮兵黷武快心無用之地斯之謂無策者矣
推其本原在人主之一心伯益所謂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蓋內脩外攘之大本也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
詔館于大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嘆曰漢高祖
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
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
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
夜而罷

此時突厥部落有兩酋長一是突利可汗先已歸
順唐朝一是頡利可汗最爲強盛不服中國太宗
命大將李靖徃征之遂擒獲頡利送至長安太宗

御順天門樓盛陳威儀文物引見頡利赦其罪待以不死命館行太僕官署中厚供廩給食用太上皇高祖聞知擒頡利心甚喜嘆息道昔漢高祖一代英雄之主被冒頓單于圍困白登城中七日方解其後竟不能報復今吾兒大奮兵威將突厥擒滅是漢高祖所不及也吾以天下付託可謂得人矣又何憂哉於是召太宗及公卿貴臣十餘人并宗室諸王皇妃公主在凌煙閣上置酒大宴以慶成功飲至半醉上皇自彈琵琶太宗離席起舞公卿大臣都以次起稱觴上壽君臣歡飲至夜方罷

蓋突厥在唐初極其桀驁高祖借其兵力奉之以卑辭太宗患其憑凌申之以盟誓其強如此一旦命將出師掃平朔漠擒其酋長獻至闕廷是誠不世之奇功也父子君臣交相慶幸宜矣然昔人有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則治定功成正人主憂勤之日他日虜酋請朝太宗自謂且喜且懼蓋亦有得於儆戒無虞之旨豈徒以成功爲幸哉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

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
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
萬幾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
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
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
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
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
有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
不盡已意

餐是熟食太宗問左僕射房玄齡御史大夫蕭瑀

道隋文帝是何等人主二臣對文帝日夜憂勤留
心治道每臨朝聽政過午方休羣臣自五品以上
有事奏對引上賜坐從容議論臨朝既久侍衛軍
士不得退散就在殿陛之間傳遞熟食以克饑其
勤如此雖其天性刻薄固非仁厚亦是勵精圖治
之君太宗辯卿等所言止知其一不知其二蓋文
帝爲人本自昏昧不明乃喜於伺察不明則於人
情物理既不能兼照喜察則於羣臣百姓又多所
猜疑所以事無大小都自決不任羣臣殊不知天
下至廣一日萬幾人君以一人聰明縱使內勞精

神外苦形體亦豈能事事合理無少差錯羣臣窺見人主意在自用推避不肯擔當凡事唯取主上裁決受其成命而行雖於事理有過差都推君上之意如此我輩豈敢有違也含糊緘默不敢明言諫爭由是上下日隔政事日非至於大壞極敝而人主不知此隋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意不如此唯選擇天下賢才布列在百官之職使之各盡所長圖思職業凡事俱經由宰相任其精審熟思區處停當然後奏聞於上請命而行若臣下之中有任勞任事而功績著聞者朝廷自有恩賞有阿意曲

法而罪狀昭彰者朝廷自有刑罰賞罰既明誰不竭盡心力以脩職業百官既盡其職則政事自無不理何憂天下不治而至於勞心焦思下代百司之職乎因勅有司自今詔勅行下有不穩便明白執奏別請處分毋得心知不便阿旨曲從不盡其意之所欲言也大率文帝之意在於自用故君驕臣諂而政日亂太宗之意在於任人故君逸臣勞而政日成此二主得失之辨也然古之帝王所謂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與夫自朝至於日中旻不違暇食者又豈安享無爲而一無所用其心哉

復補山房集卷之十三
居敬行簡審治體者所當知也

上之初卽位也常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

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
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蚩尤是黃帝時諸侯九黎是黎氏九人顓頊時諸侯
颯是精恠關中卽今西安府唐時建都之處五

嶺卽今兩廣太宗初卽位時常與在廷諸臣道經
隋家大亂方纔寧靜天下之人漸染於舊俗久矣
一旦施之以仁義教化恐斯民未易以服從也魏
徵對以臣論之殊爲不然大凡天下太平百姓久
處宴安未遭患難便驕惰放佚不遵禮法驕佚則
長惡之機熟而向善之思少故其教之也反難若
天下有事之後百姓曾經離亂出自水火方且憂
愁困苦日不聊生愁苦則望治之情切而思善之
心起故其化之也反易譬如飲食人不甚饑所食
多不適口若是饑人但得飯食卽足以克饑豈不

易爲食人不甚渴所飲多不適口若是渴人但得
水漿卽足以解渴豈不易爲飲然則大亂之後教
化易興亦猶是也善爲治者正宜乘此有爲豈可
反以爲難耶太宗一聞徵言深以爲是有封德彝
心中不服道自三代以來風氣日漓天下人心漸
以澆薄訛僞故秦繼周之後不以道德化民而專
任法律漢承秦之弊不以純王爲治而參以霸術
欲施教化而勢有不能豈能施教化而心反不欲
耶可見天下風俗一日不如一日所以人君治道
一時難倣一時魏徵書生拘泥舊聞不通當世之

務若信其虛談欲任教化必至粉飾彌文壞國家
實政不可從也魏徵辯言治有隆污道無今古五
帝三王同此百姓不將世上人民換過一番方纔
施查行帝道以化民卽成帝者之功行王道以化
民卽成王者之功看所行何如耳試以其事言之
昔神農氏之衰蚩尤疆暴黃帝舉兵征之少昊氏
之衰九黎亂德顓頊舉兵誅之夏桀無道成湯放
之於南巢殷紂不君武王伐之於牧野此四君者
皆能移風易俗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而施
以教化耶若如德彞之言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

則三代之時已自不如五帝秦漢之後又當遠謝
三王至於今日年代愈多天下之民變成鬼魅無
復人形矣人主豈得而治之耶卽今日之人心未
必不如古則古人之教化未嘗不可行也德彞之
言不亦過乎大率得彞之意欲任威刑魏徵之意
欲行仁義太宗折其可否竟從魏徵之言於是省
刑薄斂偃武脩文休養生息與民更始行之數歲
果能身致太平史臣因追叙說貞觀元年天下初
定京畿內五穀不登民遭饑餓米價踴貴一疋絹
纔買得一斗米貞觀二年各處蝗虫爲災貞觀三

年又遇大水淹沒連歲饑荒生民困苦因太宗以德化爲治日夜憂勤加意安撫百姓每雖東西趨食展轉流離然感太宗撫恤之仁無有嗟怨之意安分求生以待豐歲至貞觀四年歲時和調五穀成熟天下大稔流移百姓還歸鄉里米價之錢每一斗值三四文其豐收如此衣食旣足禮義自興百姓皆不犯法一年之內通計天下問死罪者止二十九人地方之廣東至於海濱南及於五嶺處處生民樂業盜賊不興人家門戶夜闔都不關閉行路之人不必自齎糧食隨處克足可以取給於道路焉於是太宗自喜與羣臣道昔魏徵嘗勸我躬行仁義以化天下封德彝以爲非今民皆樂業安生禮教成俗是行仁義有實效矣恨今封德彝已故不及見太平景象使自知其所言之妄也夫唐太宗一行仁義其效遂足以安民生興教化貞觀之治固非偶然但不本於正心脩身之學而徒求之於政理是以不能如二帝三王之盛也圖治者可不求其本哉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三終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四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講章八

通鑑節要

是時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閱月不賜對李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如陛下何有詔明日對便殿

憲宗留心治理每遇軍國重大事情必召見翰林眾學士與之謀議以此國事得失皆得上聞間嘗

經一月不賜召對學士李絳恐言路從此蔽塞因言國家有事大臣但知保守祿位不敢直諫小臣但知畏避罪責不敢進言若此者甚非國家之福昔管仲佐齊桓公圖霸曾有兩語以爲妨害霸業莫此爲甚今臣等享朝廷大俸祿飽食終日不出一言自爲一身之計則誠得矣如壅蔽陛下聰明耽誤陛下國事且柰何哉憲宗聞說感悟隨有詔旨宣翰林衆學士於次日赴便殿奏對令其指陳軍國大事一如平時焉按持祿畏罪二言人臣不忠之病全坐於此蓋忠臣義所當言雖萬鍾不顧九死不回豈肯持祿畏罪以誤朝廷惟姦佞小人富貴身家之念重所以緘默苟容一言不敢發其弊至於欺君誤國皆一念所致也明主知其然能於犯顏敢諫者諒其忠君愛國之誠而尊信之於阿意順旨者察其持祿畏罪之狀而斥遠之庶於納諫之中兼得觀人之術矣

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爲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

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二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勅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途可減者減之於是命段平仲韋貫之李絳同詳定

是時官員冗濫宰相李吉甫奏自漢高祖立國至於亡隋中更東漢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後周凡一十三代論設官衆多莫有如唐朝者唐自玄宗天寶以來中原之地盜起兵興因屯宿兵馬見今實在可以數計約有八十餘萬其餘有商賈有僧道計不務耕種人大率什分之中有其五

六喫辛苦受苦種地納租之人只三分而已是常以三分勞苦筋骨人奉養七分不耕不種坐待衣食等衆也卽今內外大小官員租錢供給俸祿不下一萬員名天下縣分纔有二百餘縣其間又有地方窄狹止可作一縣之地或卽陞而爲州有人民稀少止是一鄉之民或卽建而爲縣如此者甚多以二百餘縣供給一萬餘官租稅安得不增小民安得不困請勅命有司將今內外官員某當去某當留一一參詳更定廢置如吏員冗濫可以裁省則裁省之州縣狹小可以歸併則歸併之雜流異

道非正塗入仕可以減革則減革之庶乎官無冗員民不重困於是憲宗從其言命給事中段平仲一中書舍人韋貫之與戶部侍郎李絳共同參詳定擬其廢置之數焉按唐太宗時與房玄齡等議定文武職官總計六百四十員以今憲宗時較之不但增多十倍矣蓋國初吏能其官百度修舉所以事少而官亦少後來吏怠其職百弊叢生所以多而官益多故欲省費莫若省官欲省官莫若省事事無難省能隨事考成則事皆奏效而自不煩官亦無難省能爲官擇材則官皆得人而自不冗

此又切要之論李吉甫所未詳也

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延英殿是唐之便殿涇隴是涇州隴州在今陝西憲宗御延英殿中宰相李吉甫與李絳侍立吉甫

逢迎憲宗奏言爲人主愁天下不得太平而已今西平劉闢東擒李錡干戈寧靖天下旣已太平陛下當及此時宴游取樂李絳面折吉甫道如今天下比漢文帝時如何昔文帝時匈奴和親休兵罷戰兵器不帶血光刀劍以木爲之不用鋒刃家家給於資財人人足於衣食是何等治安當時其臣賈誼尚以爲憂比其時景象如人堆積柴薪寢臥其上下面蓄火火雖未燃有時而發則禍不可救不可曰安寧當今河南河北朝廷法度號令所不能鈐制不下五十餘州又西戎吐蕃腥羶之族與

我涇隴二州接近屢次傳報烽火驚擾邊疆加以水旱爲災年年饑饉倉廩積蓄在在空虛較之文帝時康寧富庶十不及一臣竊謂此時正陛下所當未明求衣日晏忘食思量整齊法令整搦兵糧之時豈可當作太平時節便宴游作樂將目前可憂可懼之事一切置之意外乎憲宗聞絳之言欣然喜說卿所言者正與朕意相合退還宮中因諭左右言李吉甫每在朕前言事專爲奉承朕意取朕喜悅甚非宰相之體如李絳者事事盡言忠誠正直真能稱宰相之職也夫自古人君任相患在

不能知人憲宗鄙吉甫之諂媚鑒李絳之忠直亦有知人之明矣然於吉甫則狎昵之而不加斥逐於李絳雖敬禮之而信任不終豈能盡用舍之道者哉故明君見賢要在能用見不賢要在能退不獨貴於知之而已

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

吉甫嘗在憲宗前奏爲人臣遇君上有過不可不諫諫之不從不可拂君之意再三彊諫彊諫則君既不喜臣亦不得自安何益之有但當順從主上之意使君心喜悅已又得免於罪責身亦得安君臣相保豈非至美之事乎李絳辯人臣之義當觸犯主上威顏以苦口藥石之言盡言直諫如某事所行爲得某事所行爲失一一指陳無有隱諱方是盡心爲國忠臣若圖諛悅取容自求安便使主上不得聞其闕失國事日非是陷君於過惡之地也豈得謂之忠臣乎於是憲宗稱李絳所言甚有理大抵忠臣愛君本欲與之相安甚無樂乎其彊諫也不得已而彊諫則國事利害安危所繫有不

容不激切者耳人主能察其忠愛之心略其激切之迹聽之若流水從之如轉圜則上無拒諫之名下無彊諫之罪驩然相得真所以爲安也如吉甫之言君驕臣諂喪亡無日雖欲安得乎

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

言

此宰相李絳不避小嫌以妨公道也憲宗御延英殿中諭衆宰相言官爵選授賢才不可假此陰厚親戚故舊專市私恩於時李吉甫權德輿都謝不敢私親故李絳獨奏大臣用人其於親故固不可徇私濫用也然非一槩不用臣聞先朝宰相崔祐甫因德宗用人有私辯言臣用人須是知其才而後用若不是親故安能曉知其才曉知其才尚恐任用不當不敢與官非親非故平素不相識人何復敢輕與之官以此言看如今選用官員不當論

親故與否但當論其才器大小與所授官職相稱不相稱何如耳才能不稱者斷不可用若才稱其官本可以用乃拘泥親故避嫌不用使堂堂聖明遺棄賢才虧損多士盡用之美此乃苟偷安便自私自利之臣非蕩蕩平平至公無私之道也蓋能持公道則所用皆得其人自不必避嫌苟或徇私濫用所任皆不才之人則朝廷之上自有大典章法度刑罰所加何敢逃去今不務避朝廷大法乃避小嫌而已乎憲宗深然其言言大臣用人之道在秉公不在避嫌正如卿所論也大抵任官者宰

相之職而仕相者人君之事相得其人則一君子用而衆賢彙進公道自爾其昭明相非其人則一小人用而羣邪滿朝私黨漸爲之根據故周公居冢宰在位皆藹藹吉人皇父爲卿士所用皆瑣瑣姻婭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自古然也憲宗不論相道得失而論用人公私豈知圖理之要者哉

翰林學士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財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河湟卽今陝西甘肅等衛地左衽者西北夷狄之俗其衣襟向左掩故憲宗見府庫空虛頗務蓄聚財貨翰林學士李絳從容規諫上莫聚財憲宗說朕今聚財不爲宮中用度不足但念國家重鎮如兩河河湟是祖宗疆宇今河東河北數十州郡爲強臣所據朝廷政令又不奉行河湟一帶連接數千餘里爲吐蕃所侵中國衣冠盡陷左衽疆宇分崩一至於此祖宗在天之靈亦以爲羞朕因此晝夜思惟爲我祖宗除兇雪耻奈倉庫匱乏財力不充故不得不多積錢糧預備兵食其意良爲此耳不然朕宮中飲膳服御一切用度極其儉薄分毫不敢華奢多藏貨財要他何用乎大抵人生所不宜聚財者嫌於重斂而妄費耳若徵輸有額制用有經下不病民上不損國卽聚財庸何傷乎憲宗儉於宮中之費急於軍國之需可謂知用財之大計矣而李絳猶惓惓諫止之况可加額外之徵以二供無名之費哉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

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
上悅

恒鄆是二藩鎮名恒卽今真定府地鄆卽今山東
東平州地中丞是官名如今都御史此時吳元濟
竊據淮西不奉天子命令朝廷遣忠武軍節度使
李光顏等分督諸道兵馬招討元濟勢孤力弱因
遣使一而求救於恒州藩鎮王承宗一而求救於
鄆州藩鎮李師道兩人與吳元濟同是叛臣聲勢
相倚因其求救乃屢次上表奏請罷兵以赦元濟
之罪憲宗知其黨護不從但召路兵馬招討淮西

者暴露日久未有破賊之功進止莫決乃於其年
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遍至諸軍營陣宣布朝命
安慰軍心因而察視用兵形勢虛實動靜酌定機
宜裴度見得賊勢孤弱回朝奏言淮西地方斷然
可取之狀且言臣徧觀諸將中若李光顏者材力
驍勇况又曉知忠君報國大義必能挺身破賊建
立奇功陛下切不可更懷疑心失此機會也憲宗
聞言喜悅遂決意討賊自後紛紛罷兵之議不能
入矣自古人君戡定禍亂必有謀臣決勝於內而
後將臣乃能成功於外今元濟強梁不臣恒鄆又

後宿山房集 卷之十四 十一
黨惡相助自非裴度揣情料勢決策用兵其時師老無功鮮不中止然則人君欲決大疑平大難者非得忠謀之佐惡能不惑於羣言哉

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度是裴度憲宗前用裴度之言發兵淮西擒討吳

元濟時恒州藩鎮王承宗鄆州藩鎮李師道與元濟事同一體因而內不自安互相煽禍於是人情洶懼議論紛紜或有請罷裴度官爵以安恒鄆反側之心者憲宗嗔怒今強藩擁兵拒命蔑視朝廷所忌者惟裴度一人而已若聽其脅制罷去度官則姦計得成大權旁落從此朝廷之上用舍進退皆當受制於彼無復綱紀之存矣今留用裴度縱使恒鄆反側以度一人破彼二賊最易無難豈可罷斥忠良反爲二賊報怨乎乃於是年十二月乙丑進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但不罷其官

且拜以爲相以示委任之意裴度因上言淮西乃中原重地今元濟反叛譬如人身腹心之疾勢不得不除其患朝廷旣已發兵討賊兩河諸鎮素強梁不服看朝廷舉動以爲順逆若平得淮西則諸鎮羣然懾伏平不得淮西則諸鎮將益肆憑陵無復忌憚此關係不小不可畏難而中止也於是憲宗以裴度之言爲然將用兵之事盡委裴度令其悉心區處由是大議始決而發兵討賊愈加嚴急矣嘗考漢景帝時晁錯議削七國七國反因以誅錯爲名今裴度議討淮西淮西構兵遂以罷度官

爲請蓋強宗悍將迫脅君父讎害謀臣往往如此然景帝聽人言以誅錯而七國之勢愈張憲宗不聽人言以罷度而三鎮之禍隨息則二君之識量大小相去遠矣人主欲計安國家慎毋棄任事之臣以快姦人之憤也哉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

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六月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

吳房是縣名屬蔡州往亡是軍行忌諱之日淮西之亂自元和九年發諸軍招討至是四年未能克服百姓經年轉餉不勝疲勞甚至牛不得耕用驢耕田憲宗見得久妨農事頗亦患之因問計於宰相於時李逢吉等爭言大兵久頓於外財用困竭欲暫罷兵休息百姓獨有裴度默然無言憲宗恠問其故裴度言吳元濟此賊背叛君父乃臣子不共戴天之讎討之不克不可中止臣請自往督戰一決勝負寧與此賊俱死誓不與此賊並生臣觀此賊兵力寡弱勢實窮蹙一戰可擒但諸將互相觀望心志不一不肯併力而前故彼此相持未卽降服耳若臣親至行營身自督戰諸將恐臣奪其功次必然併力爭進其於破賊不難矣憲宗聞言喜悅乃於是年六月加裴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令其督兵裴度受命將行而辭憲宗言臣此行若擒元濟則班師奏凱庶有朝天之期若元濟尚存則委命捐軀終無歸闕之日矣憲宗因其言詞激烈不覺惻然動念爲之流涕於此見當時君臣相與之情臣不忍負君君亦不忍捨臣也時諸將聞裴度出朝果皆奮勇爭先唐鄧節度使李愬以吳房係蔡州要路將進兵攻之衆將勸止言今日甲子正犯往亡凶辰不利進兵李愬言兵法有常有變我今兵少不足以戰但當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爲

計之上彼以今日往亡是兵家忌諱之日定不防我我乘其不意而擊之正可以取勝也遂率兵徑進吳房果不設備因攻破其外城斬首一千餘級而還夫諸將頓兵淮西四載無功裴度一出隨有吳房之捷於此見天下之事不倡率則衆力不前不振作則衆心不奮而其機又在人主委任責成於上然後計議得畢其忠攻取得收其效若憲宗之於裴度真可爲萬世法矣

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

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牙兵是帳下之兵偶語是兩人相對語裴度既平淮蔡因將蔡州降卒收在帳下用爲親兵或有人規諫蔡人雖云降服中間陰懷異志反側不安者尚多有之當加意隄備以防不然不可遂置之左右待以腹心也裴度笑言疑人莫用用人莫疑我爲彰義軍節度使討平淮蔡有罪者惟首惡吳元

濟一人而已首惡既擒其餘脅從之人歸服於我卽我部下之人我自當待之如一家親之如一體又何分別彼此過生猜疑乎於是蔡人聞度此言無不感泣蓋當是時蔡人新附未知裴度意思如何正放心不下一聞其言衆心始得寧帖所以感激而至於垂泣也又前此吳元濟父子悖逆相承擁兵拒命禁止蔡人塗間不得聚談夜不得舉燭或有備辦酒食相過往追隨者其罪至死數十年間蔡人搖首動足惟恐犯法不得安生裴度既視事除去煩苛更下寬令但禁盜賊行劫及鬪毆殺

人重犯其餘一切罪過悉置不理百姓有相往來聚散早晚各隨其便不限晝夜於是蔡人始知人生世間一旦可以有此快樂越知感裴度不是他來終不知此光景矣由此二事而觀可見御衆莫要於推誠安民莫先於寬大蓋衆志方危我猜疑則彼益搖惑民生方感上嚴急則下益愁苦惟當其搖惑之際而推誠以鎮之則衆之附我也必堅乘其愁苦之餘而寬大以撫之則衆之德我也必厚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卽帝王之治亦有然者豈但爲將相者所當知而已哉

裴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爾陛下建升平之策十已八九何忍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由是罅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宗正卿是官名與唐觀是觀名時憲宗用皇甫鏞
程昇爲相裴度惡其邪佞羞與同在相位因進諫
不從乃上表求自退避憲宗不許裴度仍復上疏
天下治亂全繫朝廷朝廷輕重全在輔相輔相得
人則朝廷增重而天下治輔相非人則朝廷輕辱
而天下亂治亂之機所關甚重誠不可不慎也今
陛下用皇甫鏞程昇爲相輕辱朝廷此何足惜所
可惜者強藩悍將如兩河諸鎮爲患已久今吳元
濟就擒淮西幸已平定田弘正等相繼歸服河北
幸已安寧王承宗上表獻德棣二州拱手納地韓

弘奉詔討李師道扶病出兵豈朝廷之上威力壓
服能制其死命而使之不敢違哉直以處置有法
當生者生當殺者殺事事合機權有條理能使強
者畏威弱者感德有以深服其心焉爾陛下勞心
焦思建此升平之業以大勢而論十已收功八九
正當兢兢業業保守成功何忍寵昵小人將垂成
大業旋自隳壞成之甚難廢之甚易使四方將吏
見朝廷舉措如此離心解體不復有臂指相使之
勢豈不可爲痛惜者哉疏上憲宗以裴度爲朋黨
不覽其奏由是皇甫鏞愈益得志無所忌憚程昇

自知不為眾論所容頗能廉謹謙退為相一月不敢知印執筆干預事權故後來皇甫鎛貶為崖州司戶而死而程异猶得微倖苟全免於其禍然已無救於國家之敗矣憲宗晚年又喜幻神仙詔天下訪求通曉仙術之士宗正卿李道古欲諂媚求榮乃舉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服之可以延年益壽憲宗信以為然詔柳泌住居興唐觀中燒煉藥餌其後憲宗服其金丹躁渴舉發而崩柳泌杖殺諸方士皆流嶺表然亦無救於憲宗之亡矣夫國事至重大者莫如任相而憲宗輕用匪人至親

信如裴度亦拒其諫而不納異端至虛誕者莫如求仙而憲宗輕聽邪說至卑賤如柳泌亦信其術而不疑卒使累年之業壞於巧佞之徒萬乘之尊斃於庸人之手真可痛惜明主當以為永鑒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

後漢書卷之十四
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
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
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
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
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乞以此骨付有司投
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
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
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
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於
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爲潮州刺史

潮州今廣東潮州府時憲宗末年崇信邪術小人
希寵者爭以異端迎合上意於是言陝西鳳翔
府法門寺塔中有佛指骨十年一開開則歲豐民
安憲宗聽信其言遣內使往迎其骨至京師留置
宮中三日乃徧送諸寺令其轉相頂禮於是上自
王公而下至士民爭先瞻奉捨施錢財唯恐不及
甚有傾竭資產以充布施者有燃香於臂膊及頂
上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中華以禮樂
教化爲俗本無有佛佛乃夷狄教門中之一法其
太意以禍福聳動愚俗奉其教則可以致福而免

禍云耳臣嘗考之上古自黃帝堯舜以至禹湯文武凡聖帝明王享有壽考多者百數十歲其次百餘歲國運久長百姓安樂當此之時尚未有佛是不因奉佛而得福也漢明帝時聽信邪說遣人天竺迎取佛書於是佛教始入中國然漢自明帝而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是奉佛而反不得福也宋齊梁陳元魏而下奉佛之禮漸加恭謹計其享國多者十數年少者三五載年代益促唯梁武帝在位頗久然四十八年之間前後捨身三次以天子之貴爲寺家奴卑辱已甚其後竟爲賊臣侯景所

逼斷其飲食餓死臺城國亦隨滅原其奉佛之心本爲求福福不可得乃反得禍作禍造福全不由佛佛教虛妄不足憑信其理昭然從可知矣百姓愚蠢其心易於煽惑而難於曉悟見陛下敬信佛教天子是大聖人尚且一心奉佛况微賤小人尤當加敬頂禮豈可更愛惜身命所以棄本等生理瞻奉捨施以至竭資產燃臂頂而不顧也耗損錢財惑亂風俗莫此爲甚乞將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庶令人知其幻妄可以斷除一世之疑後代無所流傳可以杜絕將來之惑使天下

之人知大聖人之所舉動遠配古聖帝明王而迥出漢魏六朝萬萬倍也豈非至盛美之事哉設使佛有神靈能作禍福臣今排詆其妄凡有災咎宜加臣身臣請自當其禍焉表上憲宗覽之大怒出其表以示宰相欲加愈極刑寘之于死宰相裴度崔羣力爭愈言雖狂直發自忠懇心則無他宜示寬容以開進言之路乃從輕貶愈爲潮州刺史按佛教虛妄先儒闢之詳矣而深切著明無如此表蓋佛教所以能惑衆者以人情莫不慕富壽而惡貧苦彼以禍福之說動之故羣起而信奉不暇察

其理之有無也韓愈此表歷徵古之帝王年壽修短國運久促全不繫於奉佛與否以見其本無神靈本不能作禍福此說出則彼之虛妄立見而無所挾以惑衆矣其有功於世教豈不大哉明王以正心窮理爲學當三復於斯言

帝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位初任姚崇宋璟厲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慾日滋內則盜臣動以興

復宿山房集 卷之十四 三七五
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
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實繫人主所行無常治亦無
常亂也

憲宗問宰相李絳言玄宗開元時政事修舉天下
幾於太平天寶以後盜起兵興宗社幾於不保一
君之身而前後判然治亂相反其故何也李絳言
治亂無一定之數有一定之理治不生於治而生
於一念之憂勤亂不生於亂而生於一念之侈肆
玄宗當在藩邸時典令州郡歷試官守備知民情
疾苦時事艱危卽位之初任用姚崇宋璟爲相厲

精治理心志甚是清明聽納忠言耳目無所壅蔽
故其時前後左右無一不是正人相導輔翼者無
一不是正事天下安得而不治乎天寶以後姦臣
李林甫楊國忠蠱惑上心操弄國柄排抑正直之
士使無所容而專引傾邪險詖之人分布要區總
領繁劇由是朝廷耳目蔽塞忠言不得上聞君心
嗜慾日滋聲色從而雜進內則盜臣王鉷等搜括
緡錢勸以興利外則武將高仙芝等邀求功賞誘
以開邊以致百姓困於科求三軍疲於征戰怨聲
四起天下騷然故賊臣安祿山乘此釁隙生其禍

心一旦變起漁陽而大駕蒙塵兩京失守皆由小人欲希圖寵幸專以荒淫侈肆之事啓導君心使之縱耳目之娛窮心志之樂其驕逸如此國事安得而不壞天下安得而不亂乎由此觀之治亂繫人主所行行得其道則治行失其道則亂特其治而縱侈肆之心則治將轉而爲亂懼其亂而勵憂危之念則亂可變而爲治治亂果何常之有哉按李絳以憂危放肆分別開元天寶之治亂其言固甚當矣而不知天寶之亂正開元之治啓之也蓋艱難之際雖庸主皆知勉圖而治平之時卽賢君不免驕佚開元間海內富庶兵革不興玄宗自謂天下治安侈心漸肆使知有天寶之亂豈肯安危利害一至此極乎聖人處極盛之時而愈切怠荒之儆其慮遠矣

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廷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

於唐亡不能復取

幽鎮二州名時朱克融反幽州王庭湊反鎮州朝廷承銷兵之後募兵馬征討兵既不精及其遣用將帥又不假以事權凡諸將一舉一動必從禁中授以方略進退掣肘不得自專且朝令夕更事無成筭衆心眩惑莫知所從忽然而行忽然而止全不審酌機宜度量可否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聲勢聯絡兵不爲不多而領兵者若裴度爲耆德元臣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然幽鎮二州衆不過萬餘大軍討之屯守經年竟無成功財用困

竭民力疲勞坐受其敝則由廟堂之上輔相不得其人耳此時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三人庸下凡材無深謀遠略魏博牙將史憲誠旣鼓煽衆軍逼令節度使田布自殺崔植等不能力贊朝廷討正其罪因以憲誠代布遂將朱克融王庭湊一併姑息授以節鉞以克融爲平盧節度使庭湊爲成德節度使由是河朔地方在先朝收復平定者復爲強臣所有天下大勢一去迄于唐亡寸土尺疆不能復取則崔植諸人不得辭其責矣夫河朔諸鎮在憲宗朝得裴度諸賢則叛者服及穆宗用崔植

諸人則服者叛相道得失而國家之理亂因之其所繫誠至重矣然憲宗之用裴度言聽計從雖以大姦如李逢吉不能阻撓而穆宗出度於外反使庸鄙如崔植等得從中制則度安得有爲哉故人君欲盡賢相之用必信任專一而後可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豈得復循其覆轍乎

先是憲宗因服方士柳泌之藥致疾而崩穆宗卽位將柳泌等杖殺至長慶四年上意寢以怠荒諸方士稍又因左右近幸之人干求進用穆宗不能懲戒往事仍服其金石之藥欲求長生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人稟血氣以生貴於和平而忌於偏勝惟能澄神定慮使本原之地寧靜澹泊不爲情欲所擾則血氣自然和平而百病不侵設使恣情縱慾或耽於聲色或荒於游宴嗜慾旣勝則血氣必致損耗而疾病斯作矣人惟致有疾病所以用藥攻治是藥本爲攻疾而設也若本無疾病而輕服藥餌使藥力有所偏助其患立見君身所繫至重

豈可如此昔先帝聽信柳泌妄言謂服藥可得長
生以致躁渴舉發邁疾而崩此陛下所親見者宜
懲既往之失永爲鑒戒豈得再踵覆轍乎穆宗徒
善其言終不能用也按神慮澹之一言最得養生
之理蓋人君一心衆欲交攻必愛惜精神減省思
慮於凡可喜可好之事泊然如水一無所動其中
纔能培養壽命之原永綏和平之福而其要又在
講學勤政使志意旣專然後神慮無雜未有無所
事事而心能澹然者也明主宜留意焉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二大臣罕得進
見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箴一曰宵衣
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
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
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荅
之

宸是御座後屏風丹是赤色箴是箴警之辭敬宗
卽位之初不知謹政每微服出外游戲行幸舉動
無常所寵昵親近是狎邪小人蠱惑上心無所不
至每月視朝不過三兩次公卿大臣罕得進見其
面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因作爲丹宸六箴獻上言

人君負辰臨朝所當箴警者有六事其一曰宵衣人君於天未明時就當起着衣待旦視朝蓋因敬宗視朝太稀又常過時而晚故以此諷之也其二曰正服人君所服袞冕自有定制不可崇尚奇麗之飾蓋因敬宗服御乖異有褻威儀故以此諷之也其三曰罷獻人君所受貢獻自有定額當罷免額外之供蓋因敬宗徵求玩好有損儉德故以此諷之也其四曰納誨人君於直言正論當委曲聽納以示優容蓋因敬宗侮慢忠言拒而不聽故以此諷之也其五曰辨邪人君於讒諂姦佞當詳審

辨別以防蒙蔽蓋因敬宗親信羣小任之不疑故以此諷之也其六曰防微人君一身所關甚重出入舉動當時加戒慎以防不虞蓋因敬宗輕出游幸履危蹈險曾不知懼故以此諷之也六箴進上敬宗優詔褒荅然竟不能從其言也按此六箴雖均切治理而辨邪一言尤要蓋敬宗以冲年卽位使能尊禮師傅親近老成則心志有所維持而啓居出入自然有常服御玩好自不及侈矣惟其有羣小之狎無師保之助此所以童昏失德過日積而不自知也明主當深省于斯

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文宗崩武宗卽位首召還袁州長史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見謝恩因進言于上人君莫不願治而致治之要不必他求在審察羣臣辨其孰爲邪人孰爲正人而已夫邪正兩等其存心制行大抵相反若使同朝而立勢必不相容正人嫉惡邪人固指邪人爲邪邪人妬忌正人亦反指正人爲邪邪正互相攻擊名實混亂真僞不分人主欲從而辨別之誠甚難矣以臣言之正人持

身孤介譬如木中松柏其節操剛勁挺然獨立不倚靠他物邪人則卑下柔弱如草中藤蘿若非依附他物必不能自振拔而起故正人獨行已志一心事上耻爲和同而邪人背公植私交相引援爭爲朋黨人品較然不同宜無難辨先帝深知朋黨爲患每恨其難去而所用者若李訓鄭注等卒皆朋黨之人良由辨別不真持心不定乍疑乍信所以姦邪得乘間而入以構讒啓禍人主卒被其誤而不知也夫宰相固不能皆忠良或有一二虛妄之人跡涉欺罔主心始不能無疑疑心一生不能

自決旁問左右之人以伺察執政賢否如先朝德宗末年不信宰相而信羣小所聽任者惟讒佞裴延齡等專權用事至於宰相反不得預政但署名於勅主行文書而已體統廢壞綱紀陵夷此政事所以日亂而不理也陛下誠謹之於始慎選賢才任以爲相不因之以濫用小人其欺君罔上罪過昭彰者立罷斥之不因之以槩疑君子常以朝廷政事決於宰相推心置腹委任責成志堅意定不爲毀譽所間愛憎所遷則臣主一心政事畢舉何憂天下之不治也哉大凡人君擇相未嘗不欲得

正人而任之而任之未必專者其知之猶未深也
心誠相知則信之必篤任之必專自非邪人所能
間耳古人所以比君相於元首股肱明其有一體
之義豈有一體而可使間隔者哉後之任相者以
一人譽之而用既不能辨別之於始以一人毀之
而棄又不能信任之於終其於一體之義疎亦甚
矣明主宜知所重焉

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
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
積謀主也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

誼果斬稹宗族盡殺之由稹首降宰相入賀上曰郭
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驂孺子耳阻兵拒命
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
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
亦以爲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鎮魏皆藩鎮名邢洺磁是州名邢州卽今順德府
洺州卽今廣平府磁州卽今彰德府昭義在秦時
爲上黨在今爲潞安府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
其子劉稹自爲留後武宗用宰相李德裕之謀詔
鎮州節帥王元逵魏博節帥何弘敬發兵招討澤

路先攻其邢洺磁三州三州守將果皆相繼請降於是鎮魏二帥以狀奏聞于朝宰相入賀李德裕奏昭義一軍所恃以爲根本者正以其有邢洺磁三州在於山東其士馬可以進援險阻可以退守也今三州來降則根本旣拔以勢度之上黨孤懸無助難以獨存不日之間必有內變矣武宗言彼中若有變必起於郭誼蓋郭誼乃劉稹謀主見事不成恐僉受其禍必殺劉稹以自贖其罪也德裕言稹必死於誼手誠如聖上所料未幾郭誼果殺劉稹并收稹宗族盡數殺之將劉稹首級獻上求

降於是宰相入朝稱賀武宗問郭誼殺稹來降或誅或賞宜如何處德裕對劉稹乃一癡騃孺子耳何知叛逆所以教之阻兵拒命者皆由郭誼爲之謀主始則依勢附力導以爲亂及勢孤力屈不能自存又以稹爲奇貨賣之以求賞其反側如此真姦人之雄也釋此不誅何以懲惡宜及鎮魏諸軍尚在境內并郭誼等殺之以爲黨惡之戒武宗深然其言朕意亦是如此乃詔執郭誼等送至京師皆斬首以正法於是澤潞始平自古謀國之臣多計筭而少成事非但其謀之不審亦由君相異心

任之者不專也今觀武宗之與德裕同心相謀同謀相信君所言是相則曰誠如聖料相所言是君則曰朕意亦然其計議投合如此令何所不行威何所不克此所以使鎮魏如臂指取上黨如草芥也任相者宜以爲法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唐時有南北軍其部下人曰軍家涇陽縣今西安府海州今淮安府宣宗出向苑北地方獵射偶遇樵夫問是何縣人樵夫荅涇陽縣人也宣宗問縣正官爲誰樵夫荅是李行言宣宗因問此人行事如何樵夫荅此人性剛執法不能容姦縣中有劫夥強盜數人事發藏匿軍家差人捕捉窩主竟不肯與遂將強盜與窩主併殺之其執法不撓如此宣宗默記其言回至宮中書寫李行言姓名帖於寢殿之柱以識其人除授行言爲海州刺史行言入朝謝恩宣宗賜以金帶紫袍應得服色因問行

言卿知今日所以腰金衣紫之故乎行言對不知
宣宗乃命左右取殿柱上帖示之行言見其姓名
在上始知今得陞擢上親有訪聞也夫守令之賢
否生民之休戚繫焉人君知以爲重者鮮矣雖薦
章日上課牘滿前尚有不察其誰何者宣宗一出
獵之際惓惓吏治問之惟恐不詳一得其人手記
心存用之惟恐不速明君能法其意以察賢否行
黜陟守令豈有不勸百姓豈有不安者哉

歷年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捲長驅
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繫建德擒
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
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
出千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
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爲君
子呻吟轉爲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
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
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
間慙德多矣

歷年圖是史臣總敘唐朝傳國次第歷舉其爲君
者資性美惡行事得失之大略以見一代之治汗

隆興替皆有由也首從高祖言高祖初為唐國公
 留守太原時見得煬帝巡游無度民窮盜起因舉
 晉陽精兵承亡隋之亂攻下汾霍諸郡席捲長驅
 直抵西京遂據關中而盡有其地乃遣將出師掃
 除羣盜遂降李密於洛口繫竇建德於虎牢擒王
 世充於洛陽芟劉武周於馬邑翦劉黑闥於山東
 夷蕭銑於江陵不出六年之間僭偽悉平海內咸
 服何其成功之速一至此哉蓋以有太宗為之子
 故也太宗具文武全才其智藝勇略高出前代之
 上而又能驅策一世英雄使皆效其力網羅四方

俊又使各盡其才凡計謀當心則嘉納之而不遺
 雖直言逆耳亦樂聞之而不厭以寬代虐拯救萬
 民於水火之中而安置於衽席之上使昔之剽掠
 為盜者生其廉耻之心化而為君子昔之呻吟愁
 苦者遂其生養之樂轉而為謳歌男耕女織衣食
 有餘訟簡民淳刑罰不用威加戎虜突厥之長繫
 頸於闕庭地盡窮荒北海之濱悉建為州縣華夷
 一統蓋自三代而降中國之盛未有若斯者也致
 治之美誠可謂不世出之主惜其喜好功名徒知
 以殺伐戰爭創造基業而於修身治世禮樂教化

之本全未有得以宮人脅父而起兵殺一兄一弟
以得國其於父子兄弟之間虧恩失德非止一端
慙媿多矣夫以高祖太宗一代創業之君功烈無
比而但以慙德家庭遂爲盛美之累此帝王之治
必以惇敘彝倫爲首務也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四終

